

重刊歸德府志

重刊歸德府志

葉興餘慶署

端



序

宋地歸德軍肇得名于後唐至
金源乃稱府其領一州八邑則
自明嘉靖年間始也歸德府之
有志也明李嵩叙之

國朝宋國崇增儲之洎今又將育

年知府陳名奎加增輯聘名士
與商榷發凡起例準諸史裁煌

然成完書夫志本操仁載之枋

非具三長不足以綱羅遺軼甄

定幽潛彰筆跡之謹嚴配史裁

之巨麗舊志頗具典型今博採

戒撫藻澗之前輩稱康對山志
武切迥殊凡格茲殆庶焉其尤
後大體者特華志水利較舊志
列河渠于古蹟爲獨得其要夫
茲民所資生在畝澮蓄洩歸德
屬邑瀕河者多受汎溢之害隄

防疏濬使不為害則其利已溥
標幹河十二道縷晰支流如指諸
掌黃河也經府城三十里外迤邐
北達於徐明霍韜請開引河舒
徐沛二州之患勢必盡壑歸注
瀕河之邑用揭為網戒其他利

弊脩著於篇前撫顧公鄂公具
有壁畫粵西陳公繪圖具疏入
告特詳炳承之其後條列善後
事宜

制曰可動帑興脩胥慶安濶昨汪徐

衝溢

天子宵旰焦思注念河務無所不至

炳

與辦南省物料仰體

皇仁不敢絲毫累民尅期購集良為

輓運賴

聖主福佑川祇效順績奏平成志
之所未及者至前輩治河規畧

并近年來興脩水利條件俱載
志中其用心可謂勤矣爰書之以
為序時

乾隆十九年歲在甲戌春三月
穀旦撫豫使者陽湖蔣炳撰

舊序

歸德明初爲州嘉靖二十四年改爲府又二十年而李公嵩爲志迄今百年矣

今上御極之十五年

大中丞賈公念中原爲河圖洛書文章之府檄下纂修當事者以兵火之餘文獻彫謝舊志多滅沒不可讀遂遷延未就十七年季夏余以謫陋來蒞于茲思文獻爲一郡政治之先務諸端未遑急哀集之廣徵旁稽詳覈實錄竭日夜之力以襄厥事越季秋而志成按舊志約者八地理紀山川城郭今昔之蹟土風

之畧而刊迂陋學校列政教所出而黜異端田賦以
正疆界明欺隱祠祀匪在制典關民義者罔攸錄官
師善者著之而在事者雖善未敢論贊人物以論世
而符輿情選舉以彙征而成邦獻雜志以存遺而資
考稽此八者得史之大體矣昔李公以文學名于海
內與西蜀楊公慎太倉王公世貞爲石交故所志得
史之大體余一遵前規首補以天文志重履端也後
補以藝文志崇立言也爲目凡十而又續以百年以
後之事焉余增以約者二曰人物以蓋棺而置生存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藝文以華采而去鄙俚左
氏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至於地以濱河而污下古
言南東其畝濟陰在北汴杞在西雖皆濱河河縮則
可作又此地河縮而餘波之豬仍數載焉甫作又而
河又溢矣地之不如七郡一也田以荒蕪而減值民
貧土曠畝錢值不踰數百較覃懷鄴下畝可數金且
二十金者相什伯焉田之不如七郡二也民以饑饉
而流散無復成帷成雨之象焉民之不如七郡三也
俗素古樸近譟張健訟百無一實奸宄難御俗之不

如七郡四也余承四弊之餘奉命茲土怵惕焦思中
夜以興夫移風易俗使民回心而嚮道者非異人責
也敢不黽勉是圖哉順治庚子季秋之吉知歸德府
事宋國榮君用甫識

重刻歸德府志緣起

光緒己丑嘉平慶以比部郎

簡守是邦逾年七月到官下車伊始亟以採風問俗
爲務而郡志自咸豐兵燹版燬於火適值

詔修會典檄徵方志吾宋竟無以應殊深慙悚徧訪
郡人久之始得舊志一部乃乾隆甲戌所彙迄
今越百餘年續修誠不可緩顧采訪一時未能
藏事矧九屬之志僅存其四率亦乾嘉年間舊
本與其舍舊謀新蒐輯須遲諸異日何如修廢

舉墜成編先復乎舊觀爰偕僚友重加詳校凡
乾隆以後應避之字與夫原版譌誤處悉爲釐
正先付手民若夫踵事增修慶雖不文敢辭其
責擬俟續輯成書卽分附各門之後不事更張
而正續釐然咸備或亦事半功倍之意也夫刻
卽成因紀其緣起如此豈

光緒十又九年歲在癸巳夏四月知郡事葉赫
餘慶珊汀甫識

歸德古宋野也其地平衍其土瘠弱其水輕勁而清
通塞不時其俗淳良君子敦信義而重廉耻小人好
稼穡以致蓄藏其在于古則自白馬賓王以後弗父
能讓正考勒銘先聖禮讓之留貽也其在于今則搢
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逞傑出強學待問之
士未衰也守斯土者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
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庶幾協氣嘉生治臻隆古乎
錫輅自庚午冬由河尹移守甫到官卽詢舊志欲以
察風土審要害識人情焉顧郡自明嘉靖中改州爲

府郡人李嵩創爲志越百年而前守宋國榮重修距今又九十餘年矣其間風物之變遷人事之得失典章損益之大建置興廢之由凡可脩掌故而資考鏡者世遠言湮文殘獻謝幾令人有宋不足徵之感嗚呼是誰之責歟

錫輅

因循行州縣按厥井疆以周知

其利害又時與其鄉之賢士大夫遊購遺書訪逸事歲月浸久網羅漸廣爰請于中丞蔣公爲之編次顧考舊志摭述荒畧不無遺憾焉蓋區疆域于以辨星野非可別列天文爲一門也稽典籍於以著藝文非